



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



电影戏剧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

电影 戏剧

《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》选编小组

*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银川市公园街四号)

宁夏新华书店发行

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692 1/32 字数：85千 印张：4·125

1980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500册

书号：10157·116 定价：0.28元

《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》

出版说明

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。各兄弟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与相处中，共同创造了我们整个祖国的悠久历史与文化；同时，也共同创造了我们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学。各少数民族文学是祖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正是这些浩如烟海、美不胜收的珍品，使我国的文学艺术园地百花盛开，万紫千红。

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回族人民，也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，为祖国的文学宝库创造了丰实的财富。回族没有自己的文字，和汉族使用同样的文字语言。但他们善于向汉族文学和其它民族的文学学习，并且发挥自己的独特创造，从而在文学上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。翻开我国历史的画册，从元代开始，回族作家的诗、词、曲、赋及散文等文学作品就占有一定的地位。在近代，回族人民反帝、反封建歌谣至今还在民间传诵。但是，过去在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，根本就没有回族文学的地位。建国以后，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指引下，回族文学才得到新生，才开始了自己新的发展时期。许多回族口头文学得到挖掘、搜集和整理；丰富的文学历史遗产得到批判的继承；大批的回族文学作家、诗人、歌手和业余作者成长起来，创造了极为丰富的书面文学，这

些都标志着回族文学的兴起和发展。

同其它革命事业一样，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推行极左路线的年月里，回族文学也遭到严重破坏，几乎被摧残殆尽。但是，这支植根于回族人民心中的花朵是永远开不败的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文艺的春天来到了。回族文学又开始了第二次生命。一九七八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，在兰州召开的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》教材编写及学术讨论会上决议：由宁夏大学担任主编，宁夏文联、西北民院、兰州大学、甘肃师大、青海民院、云南大学等单位协助编选，来共同完成《回族文学作品选》教材编写任务。以后又根据工作需要，邀请中央民族学院也参加了此项工作。至此，回族文学的搜集、整理和研究工作正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。

在党的领导下，在各编写单位的共同努力和配合下，根据回族“小集中、大分散、遍布全国”的特点，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份开始面向全国范围内征集作品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，就征集到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及资料，并初选出了包括二十多个省、市、自治区八十多位回族作家、作者的作品，提请今年五月、六月先后在银川召开的《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》编选工作会议和在成都召开的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》教材编写第二次会议讨论审定。

回族文学内容非常丰富。选入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》教材中的只能是一小部分，剩余的还有大量的作品。为了浇灌回族文学这支花朵，使之在新时期获得繁荣和发展，在宁夏出版社的热情支持下，我们又选编了这套《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》。这套选集共分为五集：现代、当代诗歌；古代诗歌；散文、小说；电影文学剧本、戏曲剧本；民间故

事。

根据有关规定，这套书的编选范围是：属书面创作，只选入回族作家、作者的作品；属民间口头创作，则不论搜集整理者属何民族，均可择优入选。

出版《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》，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。这要首先归功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，因为只有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的今天，回族人民的这一美好愿望才能实现。

由于我们水平所限，加之有许多优秀作品因未收集到而有遗漏，编选工作中难免有不少缺点和错误，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，以便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。

值此，我们向关心和支持此项工作的有关单位、同志表示谢意。

《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》选编小组

一九七九年十月

目 录

电影文学剧本

回民支队·····李俊、马融、冯毅夫 1

戏 剧

小保管上任·····集体创作 马正太、吴有汉执笔 49

腊月二十三·····王世兴 76

展翅凌云·····荆 榛 94

回民支队

李俊 马融 冯毅夫

第一章

横贯在冀中平原上的子牙河，渐渐地蜿蜒东去。河边芦苇满地，岸旁杂草丛生。一条坎坷不平的公路，沿河伸向远方。路旁两排粗可合围的柳树，点缀得画面更为美丽。

时当夏末秋初。路无行人。

远处，芦苇地里突然出来两个人，在公路上紧张地了望。一会闪在树后，一会又跳进了芦苇丛。

一辆插着太阳旗的日本军用卡车从这里驶过。

躲在芦苇地里的马本斋，掏出怀表一看，指针正在四点半上。看完，他把表往怀里一揣，一推马大壮，便离开了公路。

一个被日寇浩劫过的村庄。

烧毁的房屋，倒塌的墙，烤焦了的树，打碎了的粮食缸，还有鸡毛，乱草，马粪，香烟盒，罐头盒撒满了一地。

母亲带着孤儿在废墟上拾着破烂。老太太躬着腰在一颗一颗地拣着掉在地上的粮食。

所有这一切情景都从马本斋眼前掠过。他走在一堵断墙前停下了，断墙上贴着一张日寇的布告，忿怒地走出了画面。

镜头升起，我们看见断墙里白守仁和他的两个亲信正从地下室往外取枪。最后取出来的是一个匣子，匣子里是地契、文书；地契、文书下面是一支驳壳枪。白守仁把枪一别，把匣子又放回原处去了。

在被日寇烧毁的清真寺里，马本斋正对着众人在讲话：“乡亲们，这是咱们回民抗日义勇队的开张买卖，这仗打胜了，回回就算吃开啦！看今天有个八路军能打日本，说不定明天咱们回回还有个九路军也能打日本！”马本斋刚说完，白守仁接着便说：“你这一说我这副大队长也不能白干。”说着从他亲信手里把枪拿过来往人前一放：“给，只要打日本，给乡亲们报仇，缺啥找我。顶多卖二百亩地啥也有啦！”

哈少福领着一个国民党的上尉副官来了。他在人群中三挤两挤凑到马本斋跟前：“马大队长，六路军这位金副官要见你！”

马本斋：“什么事？”

金副官：“鄙军总司令想和马大队长联合抗日。”

白守仁：“你们六路军有多少枪？”

金副官：“零头在外，整整还有七千！”

白守仁：“有什么条件？”

金副官：“只要兄弟们肯接受鄙军指挥，保证日后官升

一级，半年双饷。”

马本斋：“把牛皮吹破了可找不到人补，不要说七千，就是有七百，贵军也就够威风了……”

金副官：“那是过去，现在……”

马本斋：“现在？现在你们把屁股坐在日本人怀里，吃上东洋人的饭了。”

众人一听说吃的是东洋人的饭，便破口骂道：“好呀，二鬼子，打！”

马本斋上前用手一拦：“乡亲们，两国交兵不斩来使。哈参谋，送他滚蛋。”

金副官被哈少福一拉，便从人群中溜走了。众人七嘴八舌地在身后骂道：“这回便宜你，以后可小心！”

“你们有脸穿着二尺半，还不把脑袋揪下来装到裤裆里！”

金副官虽然处于众人咒骂之下，但是临走时仍想捞回个面子：“好，你们侮辱国军，罪该万死！”

马大壮将脖子一伸：“什么国军，日本鬼子的国军。”

哈少福把金副官一推：“你走吧！”金副官正转身想走，恰好碰在李老汉身上，摔了一跤。

李老汉看到他那副怪样子，也没好气地：“你长的眼睛是出气儿的？”

金副官从地上爬起来走了。马本斋喊道：“乡亲们，让他滚吧，有仇我们自己报，有冤我们自己伸。”

白守仁在旁插道：“对，大丈夫，自己跌倒，自己爬！”

马本斋：“可是有一条，我们今天成立了队伍啦，要打日本报仇，大家就得拧成一条心啊！”

白守仁从怀里掏出驳壳枪，往马本斋跟前放：“您放心，这是你当团长兄弟当营长的时候一点赚头，五六年啦，还没有沾过一点腥味呢！今天交给你，谁要不听你的话，就当点心喂给它！”

哈少福送走了金副官，急急忙忙从人群里挤了过来：“乡亲们，我报奋勇！我报奋勇！”

韩福顺：“你报什么奋勇，还是到一边去喊“么二三、四五六”去吧！”

哈少福一时被说得满脸通红：

“你韩福顺可不要成了满贯，就瞧不起小胡。”说完对着马本斋，“表哥，我可以给咱们闹两杆汉阳造。”

这时李老汉早就挤到马本斋跟前了，他抽空把马本斋一扳：“我把茂才也给你送来啦！让他来替他娘报仇！”

马本斋把李老汉的手一拉：“大叔，你太好啦！”

然后他便站在清真寺的台阶上，象宣誓一样，举臂高呼：“要打日本报仇的往这面站。我们向真主发誓，不把祸患消灭，决不罢休！”

众人在马本斋的号召之下纷纷响应，“不把祸患消灭，决不罢休。我参加义勇队……”

众人就这样一呼百应地向着马本斋指定的一方涌去了。

坐在一旁的马母看见群众的这种情绪，她对儿子的要求更加严格了：“本斋，你看大伙这样看重你，你可得好好地给大伙办事。人家待咱一分，咱就得待人家一寸！”

马本斋躬身回答：“娘，你放心，不能给您老人家丢人！”

马母看了下哈少福：“我没有啥不放心的！只要路对，

你们就往前走。少福以后可不能又抽又赌啦！那是个无底洞！糟踏了钱是小事，还得坏了人！”

马母就象疼爱自己的儿子一样，说着不由得就伸手给哈少福理了理衣服。这时我们看到马母左手上带着一支玉镯。

哈少福把马母的手一拉：“大姑你放心！以后有了钱叫赌也不赌，叫抽也不抽啦！我先给您老人家打对赤金镯子，把这几十年的老古董也换一换！”

马母轻轻地一笑：“这些我都不喜欢，只要你不把路走错就行！”

二

韩福顺赶着一辆梢马骡的大车，在公路上行走。

在公路拐弯处的芦苇地里，马本斋的队伍已经埋伏好了。

李茂才手里拿着一把砍刀，轻轻地爬到马本斋跟前：“大队长，来了没有？”

马本斋没有理他，掏出怀表一看，差五分钟到四点半。他回头给埋伏的人群打了个招呼，又聚精会神地注意着公路的一端。

远处传来了马达声。一辆插着太阳旗的日本军用卡车，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驶来了，由远而近地到了埋伏区。马本斋振臂喊了声：“打！”埋伏的人们，就对准汽车连放了儿枪。但是他们缺乏打汽车的经验，未能击中要害，司机开了油门，汽车向前直跑。

马本斋一看不妙，二话未讲，只喊了声：“追！”便身先士卒追开汽车了。

车上敌兵一颠一簸地向着追击的人们射击。

马本斋奋不顾身地带队向前追赶。

汽车刚转弯被韩福顺的大车挡住了。韩福顺一枪打碎了驾驶台上的玻璃，但是司机未被射中，汽车绕过大车又逃跑了。

马本斋一看这场埋伏将要落空，他转身从李茂才手上夺过砍刀，“喳喳”两声砍断了车上的套绳，便翻身上马疾驰而逝。

汽车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疾驶。

马本斋骑着马在扬起的尘土中纵身追赶。

车上的敌兵在射击。

马本斋拼命地在追。

汽车终于陷进了大车压下的壕沟里去了，轮胎只转不前。

马本斋一马当先，对着汽车就是两个手榴弹。

队伍赶上来了。

车上的四五个敌兵有的被打死了，有的跪在车下投降了，有的逃跑了。

李茂才抱着一个日本兵正在芦苇地里撕打，一会滚在泥里，一会滚在水里，势均力敌，不分上下。

国民党六路军的金副官，穿着一身伪军装，爬到路旁一个水坑里，吓得魂不附体。哈少福一见就想用枪去打，金副官立刻拿出一摞很厚的钞票，哈少福夺过钞票，轻轻一脚，金副官便趁势滚到芦苇深处去了。

李茂才仍然和日本兵在芦苇里撕打。最后他乘敌人力尽不防之时，抽出了日寇身上的刺刀，用力一刺，只见水上泛起了一股鲜血，搏斗就结束了。

李茂才长长地喘了一口气，背起敌人的三八式步枪，象个泥人一样走开了。

公路上的战士正在汽车上抢东西，其中有两个战士为了一支步枪正在夺来夺去，谁也不肯放手。一个说：“我先拿到的。”另一个说：“我先拿到的。”有的甚至在车上把东西乱翻乱丢：“乡亲们，报了仇了，谁想拿啥，就拿啥吧！”

只有马本斋站在一旁：“你们都是土匪，谁也不准乱抢，拿回去大家伙分。”

于是有的人把车上的东西放回原处，有的还嘟嘟囔囔：“烧了两间房子还不值一箱饼干？”

那两个夺枪的战士把眼珠子一翻：“吃粮的要支枪还犯法？”

李茂才兴高采烈地背着他的胜利品，手里提着原来的砍刀向人群走来：“这回可报了仇了。宰了个日本鬼子，闹了杆快枪！”

白守仁一看，一把夺过了李茂才的枪：“把枪给别人背，你先玩几天大刀再说！”

李茂才出乎意外地遭到白守仁的侮辱，心中极为不满，但是他又不敢当面反抗。白守仁走后，李茂才对着他的背影：“×你妈，老子在家种地受你欺侮，出门当兵还受你的欺侮！”说着他把砍刀用力向芦苇里一扔：“去你妈的，老子不干了！”跳下了公路，三拐两拐就不见了。

三

时当中午。

部队在村外，有的修工事，有的吃饭。

马本斋提着鞭子沿着工事边走边喊：“吃吧！吃饱了快点干。要不，鬼子一来，想跑都没有地方跑！”

一个正在修工事的战士：“把工事修好了呢？”

马本斋把鞭子一挥：“修好了，鬼子来了他干瞪眼。”说完他钻进一个地堡，一会看看射击孔，一会看看交通壕，哪怕是很小的地方他也很注意，而且也很内行。

在另外一个地堡跟前，一个班长正对着送饭的老乡发脾气：“牲口吃草你们也得铡铡，为什么给人炒菜也不切一切？”于是他命令战士：“谁也不准吃！”

班长不准吃，战士们就只好看着。

马本斋看见这种情景，二话没讲，往人群里一钻，把饭拿起来一看：“怎么，你们嗓门太细咽不下去，是不是？”说完他大口大口地先吃开了。

他一吃，班长和战士们就再也不敢不吃。但是当班长伸手取饭时，却被马本斋挡住了：“谁也不准吃，一会还有八碟八碗请你们呢！”

这样一来把班长和战士闹的左右为难，可是马本斋仍不在乎，他又从篮子里拿了一个窝窝头边吃边检查这个班的作业去了。

马本斋一手提着鞭子，一手拿着窝窝头，围着地堡转了一个圈：“你们太费事啦！回家用纸糊一个来多好！”说完他又向周围的人喊了一声：“你们看！”他使肩膀用力一推，地堡“哗”的一声倒了，“就凭这你们还想挡住日本人？这还没有鸡窝结实呢！”说完他走到班长跟前“乒乒”就是两鞭子：“你们是当少爷的闹着玩，是不是？”他又用鞭子点着班长的鼻子，“明天工事修不好，日本人一来我就

把你拖出去挡枪子！”

班长被骂的狗血喷头，连个“是”字也不敢回答。

马母给儿子送饭来了，她看见这种情景，象给马本斋下命令一样：“本斋，你又打人了，把鞭子给我……”

马本斋在母命之下，只好将鞭子递了过去。马母接过鞭子：“整天只懂得玩枪使棒，就连个人情也不懂。人家孩子不对，你长个嘴，不会说？为啥动不动就打？”

马本斋在母亲面前被闹的十分尴尬。

最后马母说了声：“给，成天就和野人一样，连顿饭也不知道回去吃！”

在一个被战争摧毁了的地主家里，白守仁和他的管账先生、哈少福等正在闲谈。桌子上摆着很多鸡鸭点心之类的东西。

管账先生象是诉苦一样：“这阵租子利钱可真是不好要呀！都是些老佃户，再逼也没有办法！”

白守仁：“老佃户怎么样？也不能眼看着叫我姓白的一家人饿死，叫他们大吃大喝。……这些佃户的毛病我知道，都是属核桃的，不砸吃不上仁。”

哈少福一边吃东西一边答应：“卡不住脖子，掏不出钱。”

他正在吃的高兴时，马本斋来了。

“你们可好，在这儿过开年啦！为啥不出去看看你们当兵的去，做的工事一口气能吹倒！”

白守仁连忙解释道：“管账先生出去了半个月，租子、利钱一个也没有要到。一家人，眼看就得把嘴吊起来啦！”

马本斋：“要利钱，收租子，我不能反对，可是也得管管队伍呀。李茂才回来了没有？”

白守仁：“这真是他妈的鸡窝里出不了凤凰。老子种地不缴租子，儿子当兵开小差，我马上派人去抓。”

李茂才在烧焦了的墙头外面窥视着。白守仁的管账先生右肩背着半口袋粮食，左手上提着一个回民沐浴时用的汤瓶，从李老汉家里出来。走不几步，他扭头向室内：“李老汉，把这全算上，你还整整短白队长一担租子，可得早些筹计！”说完就扭身走了。

室内的李老汉一个人蹲在地上生闷气，身旁放着一个瓦罐，罐子里的粮食被抢光了。

李茂才看见管账先生走远后，便蹑手蹑脚地走进室内，一进门看见李老汉便喊了声“爹”。

这意外的声音使李老汉一愣：“茂才，你回来啦？”

李茂才忿忿不平地：“我受不了白守仁的窝囊气，不干了！”

李老汉现在和他当年送子复仇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了。他十分同情而且肯定地回答：“不去了，他的地咱们也不种了！”

他们正谈到这里，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喊：“大叔，大叔！”

李茂才一听声音不对，便立刻钻进房子的一个拐角去了。韩福顺和另外一个战士拿着绳索，来抓逃兵。

韩福顺：“大叔，茂才开了小差啦！”

李老汉一肚子不满总算找到了一个发泄的机会：“他开了小差，你就把我抓去吧！要不晌午这顿饭还没地方吃呢！”